

东水关遗址公园

□南京 欧阳科喻

东水关遗址公园坐落在南京城的东南部，龙蟠中路通济门大桥西侧。它是汨汨流淌了千年的南京人的母亲河秦淮河流向城内的“龙头”。

东水关始建于公元932年，旧称上水门。现在所见的南京东水关遗址是2001年修复的。此公园的特点可用一个“古”字来概括，集古桥、古河、古墙、古闸于一体。

先说说古桥吧，它名为“古九龙桥”，建于明朝初期，是从通济门入城的咽喉要道。当时朱元璋为“锁”住大明风水，希望借助中华民族图腾“龙”的神奇之力，永保大明王朝代代相传，故为此桥起名“九龙桥”。我漫步桥上，见桥头镶有圆润饱满的雕花石鼓，桥面铺有大块青石，平整、洁净、宽敞。两边镶有80个莲花彩云雕石栏杆。我用手轻轻抚摸并仔细观察，纹饰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一派古朴之气。

再说说这古河。秦淮河自这东水关进入一直到西水关的河道，是南京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段，素有“十里秦淮”“十里珠帘”的美誉。近年来秦淮区政府以大手笔、高起点对这河段彻底清淤，整理河道，让它焕发新颜。我站在东水关的高处俯视，只见蜿蜒的河道在此转了一个弯，水光潋滟，清澈明亮。美艳的画舫缓缓前行，

河岸步道上许多孩子欢腾地在游学。河岸一侧绿树葱茏，倒映在河中，树影斑驳，粼光闪烁。另一侧是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宅楼，依稀可见阳台上晾晒的衣服。

我身旁的河岸上，竖有大文豪朱自清、俞平伯的塑像。他们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目光深邃，若有所思。他们在此留下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文中酸甜苦辣，感慨万千，若能目睹今日秦淮河的巨变，他们该会如何欣喜！

说到东水关的“古”，绝对离不开这古城墙。深灰敦厚的古城墙，它高耸于前，拱卫着南京城。东水关附近的通济门，是南京13座明代京城城门之一，扼守于内外秦淮河分界，它是南京咽喉所在。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瓮城城门，也是世界城墙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可惜通济门城门早已荡然无存。

我沿着登城台阶拾阶而上，终于登上平整坦荡的大平台。站在这东水关关头城墙的最高处，视野极其开阔。向西眺望，蜿蜒的平台延伸到望不到尽头的远方，似与天相接。俯身鸟瞰脚下的东水关，一众美景尽收眼底。高低错落的房舍、小桥、流水、绿树，微风吹拂，顿觉神清气爽。

从城墙上下下来，在东水关这段城墙的西立面，可见当年在此构建

的藏兵洞遗存。藏兵洞，即券洞。原有三排共33个券洞，既可藏兵储粮又可引水调水、防洪排涝，足见古人的智慧。幸存的部分藏兵洞成为历史的见证。东水关将水关建筑与城墙建筑融为一体，其规模在中国建筑史上堪称一绝！

最后说说四古中的古闸吧。东水关原有一排上首闸、一排下首闸，主要用于调节内外秦淮河的水位差及舟楫运输。时至今日虽已无船只由此通行，但两座古朴的白色闸门矗立于此，能让人们遥想当年舟楫穿梭的繁忙景象。

这四古，从历史深处走来，从骨子里散发出金陵古城特有的古朴气息，让人们感受到当年古城的脉动。

这公园只有古朴吗？不，途中所经，目光所及，浓浓的春意包裹了我。那高高的香樟等乔木撑起一片片绿色的华盖，其间夹有粉红色的娇艳樱花。河岸边丝丝垂柳泛出点点新芽，一排排金黄的迎春花夺目耀眼。人行道旁、城墙边长长的红绿相间的彩叶石楠生机盎然。空气中弥散着花草树木的清香，秦淮河水的氤氲气息。公园里有唱歌的、跳舞的、打拳的、散步的，一派祥和。

东水关遗址公园，既古又新。可谓古今交融，厚重与灵动交融，历史积淀与人间烟火交融。

时光里的桃木葫芦

□安徽蚌埠 徐玉向

儿时在下，每年都能从祖母手里领到一枚桃木葫芦。

桃树当时是比较受乡下人喜爱的一种果树。桃树栽下只需三年就能挂果，“桃三杏四梨五年”。偶尔浇浇水施点农家肥，之后便由它自行生长。每年秋天，一树桃子必定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老人们都说桃树能辟邪。在科学知识尚未完全普及的乡下，这个规矩已不知被口耳相传了多少代。比如，桃树枝挂在窗户，小孩夜间睡得就特别安稳。就连桃木雕刻的一切物件皆有这项功能。

雕刻桃木葫芦是祖母的拿手戏。每年趁着农闲，她都会在屋内

寻一段比大拇指略粗的桃树枝。剪去枝叶刮去树皮，用小钢锯截成四五厘米长的白木坯。稍细的一端是葫芦头，粗的一端是葫芦尾，上下两端被小刀削成一个圆球，中间连着一个细腰，一枚葫芦坯就成了。

通常，她会连刻四五枚，一字摆在屋外晾晒，接着用锉子和砂纸细细打磨。待葫芦坯表面都光滑了，再涂上红颜料。红颜料大多是红墨水，有时也会挑洋红。我分明记得祖母的厢房里有一小罐红漆，她却从没有用过。涂了红颜料的葫芦坯晾干再拦腰系上红线，桃木葫芦就成了。

祖母总会郑重地把一枚桃木葫芦套在我们的脖子上，并再三嘱咐不要轻易摘下来，这样鬼怪就不会来害小孩子了。于是，我们得以理直气壮地出入稍偏一些的地方。

常常，等不到一年工夫，甚至才挂上数日，那桃木葫芦就会不翼而飞了。乡下的孩子，总会蹦来跳去地找乐子，桃木葫芦在胸前也欢快地跳动着。试想，细细的红线又能经得起几次折腾？不是断了就是被人扯去了。于是，祖母每年都会做一批，一直持续到读二年级。

而今，祖母已作古多年，记忆里桃木葫芦的影像却越发清晰起来。

芳华

□南京 李泳

我少年时期居住过的老屋，是一座清代晚期的民居，屋外是一处小小的天井。母亲在天井的一隅辟出一块空地，每年都种满了花。屋后是两棵紫叶李树，每到黄昏，那些初开的花儿与细密的花枝，便会将斜阳切割得支离破碎。

每年初春，当天井里的那些花儿刚刚含苞欲放时，邻家的一个小女孩便会站在她家窗前，直愣愣地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花蕾，她的眼睛清澈得宛如澄碧的春水。当花儿初绽，彼时十一岁的她便开始指点着数起那些花朵，那时花朵较少，她数得轻松，脸上的微笑也如初放的花儿。当花儿次第开放，她便数得有些费劲了，于是索性走进天井，站在花丛中，继续去数。整个花期，每天她都会来数上一会儿，有时风雨停后，她也会看一看被吹落了几朵。她有一个本子，每天数完，都会记在上面。

她不上学，每天待在家里，似乎有我家的花儿相伴，就会过得很开心。春天时我就告诉她，这花儿会越数越多，到最后肯定数不过来，她却不以为然，兀自数下去。

还记得那天天下大雨，雨停后女孩没来，一直到了傍晚，我正在天井里站着，忽见邻家夫妇抱着女孩回来了。只见女孩身上被雨水淋得湿透，小腿上有一处正在滴血的伤口，手上还拿着几株从地上拔出来的花儿。听她妈妈说，眼看着要下雨，她就跑出去了，雨停了也没回来。他们出去找了许久，才在街上找到。我猜想莫非她是去公园里数花了吧。

第二天，女孩一瘸一拐地来了，依旧拿着她的小本本。她颇有些沮丧地说昨天没数，我告诉她，昨天我替她数过了，她很惊喜，一笔一画地将数字记下来。然后她告诉我，这些天总下雨，花儿落得

越来越多了，她想起妈妈以前带她去公园，看到那里有许多开着的花，就想拔几棵回来栽上，这样花朵就又多了。说完，她继续数花朵，神情专注。

翌年，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学校，邻家女孩也开始上学了，那年她十二岁，读小学一年级。听说她出生后，智力发育缓慢。我去外地读书的那几年，每次回来，都会发现她的惊人变化。她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自学完了整个小学的课程，跳级上了初中。再后来，我毕业后，离家越来越远。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要问问邻家女孩的情况，听说她初中读了一年就上了高中。不知情的人们都说她是神童，再后来，那里的老屋拆迁，便再也没有了邻家女孩的音讯。

许多年过去了，我总在想：当年那个邻家小女孩今何在？那个数花朵的小本子还珍藏着吗？那可是她最初绽放的生命芳华啊！

春天了，所有的生命都有所动作

□南京 王慧琪

上周，在天泉湖边走，还觉得风吹在脸上冷飕飕的，远处的田野似还笼在一片枯褐色里。就几天的工夫吧，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么多充满绿意的草和星星点点摇曳起来的杂色小花？！

小外孙参加了半年多的模特培训，说周六在南京江宁的一处商业广场有一个走秀活动。女儿打来电话，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提前一天回宁。从新模范马路乘1号线，足足坐了18站路，再加上首尾两段打车，用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看到小外孙在T台上的风采。好多女孩子都穿了薄薄的纱裙，还有一些也都经过了培训的不同年龄段的母亲，在音乐声和不断变幻的背景图里，走出她们的娇艳和对生活的热望。

几天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周日晚去了幕府山下的五马渡码头，事先预订好的长江夜游，三代人在游艇上度过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夜晚。甲板上迎风而立，手臂频举的几位鼓手和船舱里围桌而坐、欢声笑语的一家家老小，那都是久违了的一簇簇人间烟火。

大约有半年多没见面的一个“老乡群”，约在一块喝了顿酒。八十多的任老从河西穿城而来，他的状态甚好，给家乡晚报开设的“闲品东坡”系列，文章已发到了第十篇。七十七岁的金先生早两个月已“阳”过，精神头这一阵不错，他编选的《女作家笔下的汪曾祺》，出版已有了些眉目，我们都为他高兴，手上的杯子也就多碰了几次。早年和我同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的沈兄，退休后一直参加老年合唱团的活动，饭桌上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普及多声部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了所谓大合唱并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张张嘴那么简单。我感觉沈兄

四月里来蚕豆香

□广东惠州 江利彬

人间四月天，是蚕豆收获的季节。

待蚕豆长成饱满时，母亲就将它们摘下，挑选出大而好的嫩蚕豆，用针线穿起来，穿好后将原先的两个线头打上结，成了一个好看的蚕豆项圈，放到饭锅里煮熟，然后让我们挂在脖子上。蚕豆项圈犹如《西游记》里沙僧脖子上的佛珠，但我觉得比佛珠还要有趣，它不但可以当玩具，还可以当食品。

饿了，随手扯下一粒，扔进嘴里，嚼一嚼，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现在想想，当时那种美好的甜蜜感仍在心头跳跃着。

喜欢蚕豆，或蒸、或煮、或炒，烧出的蚕豆味道各不相同。母亲厨艺好，能将蚕豆烹饪成数道美味佳肴，如蚕豆焖饭，需挑一些青绿色的蚕豆，加入油盐炒至入味，再加上适量的大米和水，在小火上焖制一个多小时，掀开锅盖，那米饭的清香加上蚕豆的香味就直蹿入你的鼻孔，蚕豆焖熟后有点发黑，可是吃起来却软糯可口，让你唇齿留

香，难以忘记。又如蚕豆汤，母亲先放入豆腐，再加入木耳，接着扔一把洗净的蚕豆，最后加入搅好的鸡蛋，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浓汤就出锅了，鸡蛋的黄、木耳的黑、豆腐的白再加上蚕豆的绿，看上去就赏心悦目，让人垂涎欲滴。

小时候，我们没什么零食吃，母亲还会给我们炸兰花蚕豆吃。炸兰花蚕豆的工艺并不复杂，母亲将选好的蚕豆用开水泡开，洗干净后沥干，放入油锅里，待蚕豆壳和蚕豆米炸得发脆了，就用箴篱捞上来晾着，紧接着拌少许盐，放入瓷盆中。兰花蚕豆炸出后，蚕豆壳和蚕豆米虽是一个整体，但蚕豆米经剪刀一剪，被油炸开变成四瓣，像一朵朵正在开放的黄灿灿的小兰花。蚕豆壳经油炸后呈紫色，像花托。炸好的兰花蚕豆，吃时抓两把，一粒一粒放到嘴里，咬碎吐壳吃蚕豆米，一种无法言语的幸福油然而生。

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把蚕豆带回家，煮出一股春天的味道吧……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85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